

四騎士 (註二)

第一章 從卜諾司艾司到巴黎

許爾台諾乙於一千九百十四年七月七日，從南美洲阿根廷國的京城卜諾司艾司那地方起程回巴黎了，他坐的是德國漢堡公司的郵船弗雷德里克大王號。本來在巴黎市裏星宿區那一帶的四海一家式的沙龍裏面，他被人稱做「性靈畫師」，然而他在探戈舞裏姿態巧妙的著名，卻遠在乎他的畫法的老練和顏色的絢爛之上。

郵船離了岸之後，船上的人都完全安靜了。本來在墨西哥，白種人和雜種人互相屠殺，於是就叫大眾不相信人類是一種被和平氣象消去好關本能的動物了。但是在這行星上的其餘地方，各種民族仍然顯出一種可做榜樣的蘊藉態度。即以大西洋洋面以論，這班旅客們的國籍各自都很

不同，然而卻組成了一個小世界，彷彿是未來文明的一個斷片，特地被人送給現代當貨樣看的，彷彿是那種無國界亦無種界的理想社會的一個雛形。

船上的音樂隊，素來每逢星期日，必奏馬丁路德的讚美歌，誰知某一天早上，卻用最意外的黎明鼓吹，驚醒了頭等艙裏的旅客。許爾台諾乙擦了擦自己的眼睛，以為自己還在夢境的錯覺裏。那陣德國式的金阜之音，在各處的過道中，在各處的甲板上，吼出馬賽曲了。伺候艙室的侍者，看見這位少年旅客的驚訝，就一面微笑一面向他說明這件怪事。原來這天正是七月十四日，而所有的德國郵船，在習慣上若是遇着那些給牠們供給客貨的國家的國慶日子，向來也照德國的盛節一樣舉行慶典。就是那小的共和國，也看得見德國郵船為牠的光榮懸旗。船長們都小心翼翼地完成這種由旗幟和歷史紀念日組成的宗教式的禮節。並且這也是一種散心的事，既可以替旅客們在長途之中消閑，又可以替日耳曼民族做宣傳之用。

這隊樂師，叫滿船都聽見一陣活躍的，熱烈的，而節奏又不準確的馬賽曲的時候，那些起得最早的人就都議論這件陡然而來的事了。

——真是何等細膩的注意，那些南美洲的女賓說，這些德國人畢竟不比他們的外表一般粗俗。然而有人竟相信德國和法國就會打仗！

這一天，那幾個人數不多的法國旅客，在其餘的旅客的觀念中，是想不到地偉大的了。他們只有三個人：一個是珠寶商人，他新近到美洲來觀察他的分店，兩個替巴黎和平街的店家出差的小姐，她們都是明眸降準的德性高潔的女子，對於其餘那些品行遠不及她們的旅客們，始終守着敬而遠之的態度。到了傍晚，慶祝的盛筵就開始舉行了。在飯廳正面的壁上，法國的國旗和德國的國旗，組成了一種輝煌而又謬誤的裝飾品。所有的德國人，男子都披上了燕尾服，婦女都袒肩。侍者們的制服也都是過盛節用的。到了獻糖食水果的時候，一柄刀子在一隻玻璃鐘上敲了一聲，於是就造成了一陣深沈的肅靜氣象；船長預備致詞了。這位正直的航海家，在固有的職務上，應當向席上致詞，又應當同着船上的那位最尊貴的女賓開舞，這時候，他啾啾啞啞像是搖着門響似地開始說了一大串話。許爾是懂得幾句德國話的，東鱗西爪地在那段演說裏面抓住了幾個字。那位致詞者，時時重複地說起「和平」和「友邦」，一個做貿易經紀人的德國人正坐在許爾的鄰座，他向這

個畫師自告奮勇願當舌人，給了他一些較為正確的解釋——這本是那些以廣告作生活者的慣見的阿諛態度。

——船長懇求上帝保持法德兩國間的和平，他希望這兩個民族間的關係漸漸日趨友愛。

另外一個致詞者起立了，始終是和船長同桌的。這是許多德國旅客中的最尊貴的那一位，杜塞朵夫城一個大實業家，姓艾爾克滿，和阿根廷共和國有重大的貿易。對於稱謂，誰也不提他的姓氏。他的官銜是商業顧問，於是他的同鄉人就照著官銜稱之為「商業顧問官」，對於他的德配，稱之為「顧問太太」。但是他那些至好卻也稱他做「連長」，因為他統帶過一連的預備兵。艾爾克滿之滿意於第二個頭銜竟遠在第一個之上，自從這次行程之初，他已經把這種意見通知了大衆了。現在，他發言了，在這發言的當兒，畫師專心向他那個小的腦袋和他那個寬的胸脯注視，覺得這兩件東西叫這位商業顧問官有點兒像一條戰狗；他想像他若是穿上軍服，那末那條壓着他那紅而肥的項頸的硬領一定會給他擠出一個夾的下巴來；這時候，他正帶着那兩撇鋒芒上翹使人生畏的刷亮的鬍鬚微笑。他的聲音是乾澀而又斷切的，活像是搶着說話；大概這就是他們的凱撒

(註二) 的演說姿態。從本能上對於佩刀者的摹仿舉動，這位好戰的市僧把自己的右臂引到腰旁，彷彿叫自己的手去按一柄無形的軍刀的護手刀環似的。

雖然這演說者的驕傲的和帶命令意味的態度，但是對於他開始的言詞，所有的德國人都放聲大笑，來表示自己懂得商業顧問官肯用嬉戲言詞來慰聽者時候的寬大。

——他說了許多很好頑的事，那位舌人低聲再說。然而這些事對於法國人卻絕沒有開罪之處。

但是不久，那些日耳曼族的聽者都不笑了：商業顧問官丟開了他那種冒語式的龐大的諷刺了。照他的意見，法國人都是一些大孩子，快樂，聰明，不能預料未露端倪的事。唉！倘若他們結果能够和德國人合作呢！倘若在塞因河畔，大衆都肯捐棄前嫌呢！……

於是演說的言詞漸漸來得嚴肅了，帶有一種政治意味了。

——他說，先生，那位舌人重新又在許爾耳朵邊切切地說，他說他指望法國能够很強很大，又指望德法兩國能够一同去抵抗一個公敵……一個公敵……

在這個結論之後，那位身兼連長和顧問官雙料頭銜的演說者，就舉杯來慶祝法國了。

——「工厂工厂！」（註三）他高聲喊着，如同他向他那些預備兵喊一道口令似的。

他一連喊了三聲，於是所有的日耳曼族的羣衆，也都立起來齊聲答了一個「工厂工厂！」這真像是一陣狂吼，而那班坐在飯廳過道裏的音樂隊正奏着馬賽曲。

許爾的國籍是阿根廷（註四）的，但是他的姓卻是法國字，他的脈管裏也有法國血。所以他這時候大受感動；一陣愉悅異常的感覺叫他背上的寒毛豎起來了，他的眼睛也潮了，後來，他喝着他那杯香賓酒，覺得同時也喝了點兒自己的眼淚。對呀，這些尋常在他眼裏看做那樣可笑那樣平凡的人，他們今天所做的事卻值得贊美。凱撒的臣民慶祝法國革命的紀念節！他相信自己參與了一件值得在歷史上面紀錄的意外之事了。

——這很好，這很好！他向他同座的其餘那些南美洲人說。我們應當承認德國在今日真是很講禮貌的。

這少年這一晚剩餘的光陰是在吸菸室裏消磨的，在那裏，顧問太太的出席吸引了他的踪跡。

原來那位預備軍的連長，正和幾個身分和財產都比他低些的德國人在室裏關撲克牌，他妻子就坐在他的身邊，眼光跟着那些伺候啤酒的侍者的來踪去跡走，不過她卻不敢在這種大量消費的啤酒之中取她自己那一份，因為她傾心於身段的苗條，而很怕自己發胖。這本是一個摩登式的德國女人，以為本國的缺點就在乎女人的笨重形態，於是就以身作則，用各種限制飲食的方法，來抵抗這種國有的危機。每日三餐，在她真是一種難磨的刑罰。她這種由意志的力量得來的而又被保存的瘦削樣子，使得她體格上的魁梧，骨骼上的碩大，以及方腮寬牙，都格外來得明顯，結果，這些寬牙給這位畫師暗示了不敬的嘗試，叫他暗自把她和一匹賽跑牝馬的疎落而不整齊的牙齒的剪影相比了。「她的肉真不多，」他用眼角端詳她一面這樣向自己說，「然而她的骨骼卻非常之大。」她丈夫贊賞他妻子貝蒂的苗條人時的姿態，她，鎮日穿上那件用顏色閃爍不定的材料縫的衣裳，真叫人想起波斯的藝術以及中古時代抄本書上的畫像；他以她不能生育為憂，幾乎把這種了無收穫的事當作一件大逆不道的事看待。日耳曼的祖國是以女人富於繁殖力自豪的，而凱撒曾經用過藝術意味的隱語，在原則上主張德國的真正美人應當有一公尺半的腰支。

這顧問太太，早就自動地給許爾台諾乙，在自己身邊留下了一個坐位，因為她覺得在全部的旅客之中，他是最出衆的男子。這畫師是個中等身材的人，他那黃黃色的額頭，壓在兩簇黑頭髮下面，顯成了一個三角形，這頭髮是有光澤的，彷彿像擦了黑漆，和那些繞着這位座星似的太太的男子的們的恰巧相反。此外，他又住在巴黎，這個名都，她還沒有見過，雖然她在東西兩半球到過許多許多的地方。

——唉！巴黎！巴黎！她睜着她那雙大眼又伸長她那嘴唇，一面這樣帶着嘆聲說。我真愛在那裏過這麼三五個月！

後來，因為要叫許爾談到巴黎的生活，她就自動地談起柏林的娛樂界上的某一些祕訣，不過她的蘊藉態度幾乎是一種含蓄的，並且她一面在事前，承認世上有更好而又更好的，以及她自身早就極想認識這個更好的。

那位商業顧問官，依然在他那些朋友之間繼續發揮他在演說中的宏旨，而那些聽者，都從自己的嘴裏取去所含的大枝雪茄，預備來放聲贊賞。許爾之來叫他們都用笑臉相迎了；他們都曉得

他父親本是法國人，而這一層，已經够得叫他們把他當做是直接從巴黎的倭綏河沿（註五）來的，並且可以享受法蘭西共和國的高級外交代表的待遇。在他們，這是法國來和德國親善。

——至於我們，那商業顧問官雙眼釘着畫師，如同那畫師等待他尊嚴的宣言似地，一面高聲說，我們真需要同着法國以完滿的友誼來共同生活。

許爾不免動了贊嘆之念了。從事實上，他斷定各國能以友誼團結是件好事，並且每逢機會一來，他對於國際承認的這種友誼的情形，看不出任何流弊。

——不幸，那位實業家用一種不平的態度說，法國對於我們卻顯出抱怨的氣概。我們的凱撒好多年來就用名貴的正面態度向法國伸手為禮，而法國卻假裝沒有看見。您各位將來會明白這件事是不對的。

許爾從來不關心於政治問題，而這種過於嚴正的談話漸漸叫他煩悶，所以為得增加點兒滋味起見，他動了答覆的幻想：

——在指望法國人的友誼之前，貴國或者不妨把那從他們那邊拿過來的東西歸還他們。

在幾句話說完之後，空氣忽氣像發呆似地沈寂了一下，這簡直像是在大西洋的海船上，有人敲動了求救的警鐘。那幾個在嘴邊含着雪茄的人，都伸起兩個指頭呆呆地攔在嘴邊，都很大地睜開眼睛。當然，替這種無言的抗議擔任發表一個口頭通告的責任者，就是預備軍的連長了。

——歸還！他提高了一種像是被陡然高聳的衣領扼住的聲音喊着。我們沒有一點甚麼可以歸還他們，理由就是我們並沒有拿過甚麼。我們現在管着的東西，是從我們的英雄主義掙得來的。許爾在這種完全由倨傲而成的不疑態度之下，感到自己身上發動了那種由遺傳而來的抗議的本能，於是他冷冰冰地接着說：

——這正像我盜了您的表，而後來，我又向您提議要做朋友，並且要忘記過去一樣。即令您有饒我的傾向，我是不是還應當在事前歸還您的表！

那連長想同時答覆這些不能暢談的事情，心裏就沒有系統地從這一件跳到那一件。把奪取亞爾薩司比做一個盜案……一塊日耳曼的土地……人種……語言……歷史……

——但是有甚麼東西，可以證明亞爾薩司有意要歸德國管？這少年依然沒有脫離寧靜態度

這樣問。您多會問過他們的意見呢？

那連長心下不免遲疑了，如同在兩個政見之間決不下取舍；揮拳去打這個無禮的人，不然就用輕蔑的態度壓倒他。

——青年，他終於用莊嚴的態度說，您真有不知所云的境界。你是個阿根廷人，對於歐洲的事一點也不明白。

一切旁觀的人都贊嘆了，他們用自己派給許爾的國籍制住了他了。至於艾爾充滿連長，用軍人的強硬姿勢，轉過脊梁向着許爾，再從桌氈上拾起那些撒在跟前的紙牌，開始一言不發地來擺那「通關」的頑意。

倘若同樣的活劇在陸地上發生，沙爾就會和這班無禮的人斷絕一切的關係；但是一隻橫渡大西洋郵船上的不可避免的混雜生活，卻逼出了他的大度了。所以第二天，這位商業顧問官和那些朋友們走到他跟前來，並且爲消滅任何不如意的回憶而特地向他寒暄時，他故意顯出了天真爛漫的孩子態度。這既然是一個屬於很富的人家的少年，結果他們應當和他拉攏。而關於他的

法國原籍那一層，他們已經注意再也不用隱語。在他們，他既然是阿根廷人，這一層就够得叫他們全體都向阿根廷的以及南美洲其他各國的繁盛注意了。他們對於這些國家的每一個人，都有一種異常重要的關係，都用嚴肅的態度討論這些國家的政治要人的傾向和行爲，故意叫他們曉得德國沒有一個人不留心他們的前途，向這些國家的每一個預賀一種未來的榮耀，由德國反射而來的榮耀，祇須這些國家自願在德國的勢力之下生存。

這位畫師卻制不住自己的弱點：丟不開重到吸菸室閑坐的念頭，他選擇下的時間，就是牌局已經結束，那些贏家正在那裏白喝大量的啤酒，白抽大枝頭的漢堡雪茄的當兒。這種時間，可以看得日耳曼式的種種發展，聽得見男人們的種種肺腑之談，種種笨拙的笑話，種種帶色彩的故事。那位商業顧問官丟不開他自己的最高位分，對於他那些同鄉們喧譁笑話，安然以首席自居，這些人或者是漢堡下來門一帶口岸的安分商人，他們對於德意志帝國銀行都享受廣大的信用借款，或者是在南美洲東部各國裏面開大公司的商人，他們帶着丁口蕃殖的家族在那裏開創事業。而他本人呢，他是一個連長，一個軍人，每逢說到那些使他搖着肥頸大笑的好字眼，他竟以爲是帶着一

班戰友們蹲在露營的地點。許爾異常贊美這些漢子從天性之中帶來容易嬉笑的脾氣；爲着能够哈哈大笑，他們都歪歪地仰在坐位上；並且，倘若聽故事者不同情於這種激烈的歡呼，於是說故事者就有一個不朽的常勝方法來醫治這回的成績不好：

——有人說給凱撒聽過，他說，凱撒曾經因此大笑。

這兩句話就够得叫在座的人全部放開嗓子笑了。

這條郵船走近歐洲的時候，一陣絡繹而來的消息達到了船上了。管理無線電機的人員不休息地工作。某一傍晚，許爾走進吸菸室來，就看見那些德國人指手畫腳地談論。素來他們只喝啤酒，這一回他們卻不用啤酒，叫人開了許多瓶的德國香賓。艾爾克滿連長端了一杯送給許爾。

——現在開戰了，他眉飛色舞地說。畢竟開戰了！這正是時候……

許爾露了一個驚訝的姿勢。

——開戰開甚麼戰？

他也和大衆一般，早在過道裏的黑板上面，看見過一份無線電報，說是奧國政府新近向塞爾

比亞國提出了哀的美敦書；但是這件事卻一點也不叫他驚駭。他本來看不起巴爾幹的糾紛；這不過是窮鬼的交閉罷了，這樣的交閉占住了世人的注意，就誤了世上的正經事情。這件陡來的變故，有甚麼處所使得這位好戰的顧問官這樣關心呢？奧塞兩國結果大概是會諒解的。外交有時候也有點用處。

——不對！那連長強硬地高聲說。這是戰事，被上帝保佑的戰事。俄國一定會維持塞國，我們呢，我們一定幫助我們的聯盟國。那末法國又要怎樣辦呢？您可曉得法國要怎麼辦嗎？

許爾聳了聳肩膀，神氣就是同時表示這既不歸自己管轄也不願過問。

——就是開戰呀，我現在告訴您，那一位重新又說，我們必需爲預防而開戰。俄國強得太快了，並且他們的預備爲的是抵抗我們。再要和平四年，他們的軍事上的鐵路計畫就會完成了。於是乎他們的兵力，和他們的協約國兵力合攏來，就可以和我們的相等了。所以較好的辦法，就是現在決然打他們一下。機會是應當利用的……唉！開戰爲預防而開戰！將來這就是德國實業的救星。

他那些同鄉人默默無言地靜聽。彷彿有幾個人不向他這種興奮的境界表同情。他們那種商

人式的頭腦，以爲看見了買賣都擱淺了，分店都倒閉了，放款都被銀行截止了，簡而言之，在他們心裏，這是一場比交鋒比屠戮還要可怕的滔天大禍。然而他們卻用含糊的聲音和點頭的動作來贊賞這位預備軍連長的謬惡宣言。許爾竟以爲這位顧問官和他那些贊賞者都喝醉了。

——請您留心呀，連長，許爾用一種勸解的態度說。您說過的話也許不大合邏輯罷。開仗怎麼會叫德國的實業獲利呢？德國逐日漸次格外擴張經濟上的活動；每一個月，德國開闢一個新的市場；每一年，德國的貿易總帳在駭人的比例上增加數目。五十年之前，德國還得強迫那些被柏林的警察處罰的車夫們到船上去當水手，今日呢，德國的成隊的商船和軍艦，竟在各處的洋面上往來如織了，並且沒有一個口岸，德國的貨品不在牠碼頭上面占個重要的位置。所以，德國應當做的事，就是繼續這樣地生活，而預先避免開戰的危險。再過二十年的和平世界，德國人就是全世界市場的主人翁了，可以戰勝他們業師和他們敵手的英國了，而在這種鬭爭之中並不會流血。您願意像那種仗着一張紙牌去賭自己全部財產的人一般，逞一時之快，把這種昌盛無邊的事業放在一場可以於您不利的鬭爭之中去冒險嗎？

——我們應當做的事，艾爾克滿憤然說，就是開戰，爲預防而開戰！我們在敵人的四面包圍之中過活呀，這種情形如何能延長呢。一回整個地做個結束罷！不是他們就是我們！德國向世界挑戰，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是够強的。我們的義務，是要遏止俄國的威嚇手段。並且，倘若法國不肯安分守己，活該他們倒運！倘若其他的國家敢於干涉我們，也活該他們倒運！譬如一個人既然在工場裏面裝了一部新的機器，爲的是要牠生產，不是要爲牠蹲着不動。我們現在既然有了在世界堪稱第一的兵力，我們就應當用牠，倘若不然，牠就有生鏽的危險了。對呀，對呀！有人想用一個鐵圈子箍住我們的嗓子；但是德國的胸膛是結實的，只要使勁挺起來，就可以叫這種致命的東西粉碎！我們應當在旁人還沒有利用我們的打盹來鎖住我們之前喊醒自己呀！誰撞着我們的寶劍就是悔氣！

許爾覺得對於這篇倨傲的宣言有非答覆不可之勢。他從沒有見過德國人認爲冤屈的那種鐵圈子。凡是鄰近各國所做的事，無非各自預防，無非對着日耳曼民族的了無限制的野心不能再在偏信之中繼續生活；他們不過是簡單地爲抵抗一種幾乎必來的攻擊而預備罷了；他們想着手來維持自己那個受着種種最奇特的企圖的威嚇的尊嚴罷了。

——其餘的國家，他用結論的口吻說，都很有爲抵抗德國而自行預防之權。難道貴國不是代表世界上的一種禍害嗎？

這隻郵船所經的路，這時候已經不在美洲的洋面了，所以這位商業顧問官在他的辯駁之中，擺出了一個訓斥冥頑孩子的家長式的尊嚴，於是摹仿外交家的冷靜態度向他說：

——我早就恭恭敬敬請您注意，少年，您自己不過是一個南美洲人，你對於這些問題一點也不明白。

許爾和這位顧問官以及那班黨徒的關係，就是這樣結束的。這些德國旅客越是行程走近了他們的故鄉，越見脫離了那種陪着他們在新大陸旅行的卑躬折節求悅於人的欲望，所以他們中間竟沒有一個人來勉強爲書師和連長進行和解了。

然而無線電的消息不絕地輸送過來，並且船長時常在自己的艙裏和商業顧問官講述，因爲這一位是本船的德國團體當中的最重要的人物。其餘的那些呢，卻尋找一些偏僻的地方來低聲談話。每天，在過道裏的黑板上面，總標出種種越來越叫人心焦的新聞，由無線電遞來的新聞。